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Celeb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红色记忆

抗日奇女闫新

在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里,日寇的铁蹄践踏了绛县革命根据地迴马岭这方热土,根据地的人民在抗日县政府的领导下,同日本鬼子浴血奋战,用忠诚和生命保卫了家乡,保卫了红色根据地,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闫新,就是一位迴马岭革命老区为抗战做出了非凡业绩的传奇女子。

1925年2月,闫新出生在绛县迴马岭村子后面的土窑洞里,家有兄妹六人,排行老三。父母是农民,自幼家庭贫寒,生活艰苦。父亲被本村地主赵玉洪强行逼债,被迫将十一岁的女儿闫新卖到磨里村胡家做了童养媳。后来,闫新在哥哥闫永气的秘密策划、支持下,勇敢地与封建社会抗争,最后逃出了牢笼。

闫新十四岁就跟着哥哥闫永气参加了抗日县政府迴马岭根据地初创时期的地下革命活动,当时抗日县政府就驻扎在她家的



窑洞。她经常帮助抗日县政府站岗、放哨和传递情报,十八岁参加了抗日县政府妇救会,负责迴马岭根据地的妇女工作,十九岁担任妇救会秘书。

闫新长着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梳着两条黑油油的大辫子,说话办事干脆利落,工作积极,热情大方。

闫新在妇救会工作以后,带领着根据地的妇女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做军鞋、征军粮、夜校扫盲、救护伤员、收集敌人情报、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等革命活动。她带领着妇女挺起了柔弱的身躯,撑起了抗日支前的半边天,成为了根据地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充分显示了妇女在抗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物资极度紧缺,八路军战士的生活非常艰苦。一个初冬的早晨,闫新和村民们去给八路军送军鞋,她看到战士们衣着单薄,脚上的鞋破烂不堪,有的战士脚上的鞋底已被磨穿,脚底板被石子磨破,血肉模糊,她难过地流下了眼泪。此情此景,她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回到村里,为了给部队赶做军鞋,当天她就到迴马岭附近挨门挨户的做动员工作。只有十八九岁的闫新,迎着扑面的寒风,一个人疾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多

次摔倒,膝盖被石头碰伤,血渗透了棉裤,她都不管不顾。山里的老百姓住得都很分散,闫新一天要跑好几十里山路。那时的老百姓都很贫困,做军鞋有些连布料都拿不出来,闫新就带头把自己家所有能用的碎布甚至是衣服都捐了出来。在闫新的带动下,妇女们积极响应,纷纷自愿把自家所有的布料和裙裤都拿了出来。为了能早一天让前方战士穿上新鞋,妇女们不怕苦、不怕累,白天黑夜连轴转,晚上怕困,她们就聚在一起做活,那时候点灯还是用的煤油或是棉油,油也比较紧缺,闫新就从自己家里带上灯油。那时做一双鞋是非常辛苦费时的。首先要用浆糊把碎旧布一层层地裱成用来做鞋底的裙裤,晒干后再用鞋样一个个地照着画好,用剪刀裁下来,四到五个放一摞,这才是鞋底的半成品,然后再用麻绳或线绳(专门用做纳鞋底的细绳)纳鞋底子。鞋底纳好了还要做鞋帮,全部是手工做。她们硬是凭着打败日本鬼子的坚强信念,怀着对八路军战士的那份关爱和赤诚,纳鞋底的纳鞋底,做鞋帮的做鞋帮,拧麻绳的拧麻绳,十几天的时间她们就自发的为部队做出了上百双军鞋。

由于和八路军某部长期的工作交往,部队领导看到闫新有着很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超强的工作能力,提出吸纳她到部队做宣



传工作,二十一岁的闫新毅然踏入军旅行列。

闫新参军后随部队南下,参加了我国大西南的解放战争,历任二野四兵团宣传员、陆军十三旅卫生员、暂编十三军政治干事、云南军政干校党支部书记,并多次立功,为抗战和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先后被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民间社火·

绛县龙舞



绛县龙舞,俗称“舞龙”、“耍龙灯”。龙舞中的龙,由龙头、龙身和龙尾构成,龙身较长,是龙的主体。龙头似驼,龙眼似虎眼,龙耳似牛耳,龙角似鹿角,龙鳞似鱼鳞,龙身似蛇身。在制作这种表演的龙时,用竹篾或者铁丝为架子,外面抹上纸或者是布,龙身的节与节之间,用布缝成筒状连接,然后彩绘其形。龙身、龙头、龙尾制成后,在龙身的每节中部插置蜡梗,下部安置木柄,供表演的人用手抓握。龙舞在开始表演时,舞龙在一名持“宝珠”者的引导下进行,龙随宝珠忽跃忽伏、时缓时急,如凌空飞腾,潜海穿浪,气象万千。绛县东关村的“龙舞”表演开始后,以跑阵为主,有双龙交错跑;有四边形的“开四门”;有龙头向前、龙体左右对称盘圆形的“凤凰展翅”;有双龙相对、扭

“8”字形的“长蛇阵”;有对角盘扭的“八宝”、“卧龙搅珠”、“三环套两环”等。表演时,两条龙追逐着两颗宝珠,时而昂首如飞腾于云天之上,时而低回若游于波涛之中,上下翻飞,煞是好看。两旁还伴有锣鼓声、号角声、鞭炮声和口吐缕缕烟火,表现出龙的呻吟和龙的吞吐雾状。夜晚舞龙时,要点燃龙体内的蜡烛,辅以彩灯、莲花灯等各式花灯,同时施放烟火、爆竹,造成一定的声势,吸引观众,使龙舞呈现出不同凡响的风采来。绛县郝庄乡是由几十盏甚至上百盏荷花灯、荷叶灯、蝴蝶灯穿插串连而成,每人手托一灯,大荷花灯作龙头,蝴蝶灯当龙尾,来回穿梭游走,龙舞光闪,扑朔迷离,蔚为壮观。

·古庙会·

古龙坡老君古庙会

老君庙会位于绛县城南1500米处古龙坡下、九龙沟口的老君庙周围。其规模宏大,不但在绛县首屈一指,即在毗邻各地庙会中,也是绝无仅有。因农历二月十五日乃老子诞辰,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农事全部结束。故而年会分二月、十月两次,会期各一月,均为初一聚会,十五会圆,月底会终。整个会期,上下庙院舞台,名戏对演。台上钟鼓叮咚,管弦悠扬,好戏名角,武打文唱,载歌载舞,自始至终。容纳数千人的广场人山人海,热闹异常。糝糟、炒凉粉、烙烧饼、炸油糕、蒸红薯、水煎包以及卖花沾、桃沾、花生、芝麻糖的等等,将广场三面围得严严实实,吆喝不停。在商号街上,南北六排180间廊房,早就抢占盈满,连卷棚和书馆楼下,也被各商户分割赁占。大部商号提前交银租占,唯恐耽搁营业,一次租赁三五年或七八年不等。当时流传着“老君庙会开,三个半省来”之说,即河南省北部,陕西省东部,山西省平遥、太谷、襄陵、太平各大商号是老客户。游客行商如河北、山东、内蒙更是常来常住;邻近各县肩挑车推,小商小贩,顺便赶来做买卖的;以及耍杂技卖艺的,耍各种走兽的,走马上杆的,耍洋片的、弹唱的、相面算卦的、三教九流远来各地,无奇不有,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六排廊房,货堆如堵,京广杂货,估衣布匹,锦缎皮货,

面料成衣,五花八色,样样俱全;小吃便餐,名酒佳肴,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四道商业街,人们摩肩接踵,拥挤拥挤。就连庙院南北山门前和正西大门外数十亩庙地内,也挤满了游人客商,骡马车辆。祈祷拜神求签者成群结队,殿内殿外,跪拜成片。甬道下两侧架上硕大的醮盆,大把大把的香,一叠一叠的黄表往里投,先放的还没烧尽,后放的又积成堆,浓烟滚滚,缭绕升腾;有的人挤不到跟前,就在远处烧香醮表,一缕缕的香烟,如云似雾,弥漫上空;跪在老君前虔诚的祈祷者,闭目养神,沉浸于清静,听不到外面会场上喧闹,信道之人驾着缭绕的烟雾,灵魂出窍,冉冉升空。虽然当时还没有电灯,但整个夜晚会场上灯火辉煌,光射云天,彻夜不息,喧嚣的人们忘记了老子的清静无为,迷蒙于热闹非凡的欢乐之中。老君庙在历次地震灾难中均保存完好,不料却毁于日伪之手。1938年7月7日,日军清水41师团,由曲沃经步康侵占绛县城,当日南下至老君庙西折时,见老君庙雄伟壮观,气势非凡,便兽性发作,一把火将大部殿宇点燃,大火绵延十余日。繁华的老君庙会也被迫停止,所剩部分房舍,也经屡次战乱破坏拆毁,沦为一片废墟。本县及外地凡来过游览赶会经商的人,闻讯无不惋惜。